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山文集卷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章裕曾

欽定四庫全書

西山文集卷十一

宋 真德秀 撰

對越甲藁

請免

辭學士院權直狀

嘉定二年
十二月

某今月十八日準省劄省同奉聖旨真某兼學士院權
直者選掄特異震懼靡寧竊惟翰苑之置官倣自開元

之定制雖典司內命號為供奉之近班然遴簡外廷或以校讎而充選於皇孝祖參酌有虞肇新北門攝直之名以處東觀洽聞之彥惟材是用寧職之拘然自淳熙以來距今餘數十載迺若彥中而降居此惟二三人亶謂至難詎容輕畀矧皇上聿新於萬化欲王言誕播於四方盍咨討論潤色之英大闡溫厚坦明之制伏念臣早緣干祿勉學為文僅知場屋剽襲之功焉識朝廷嚴重之體頃從壁水入黠道山老歲月於槧鉛猶慚亡補

鼓風雨於詔令敢謂能勝偶倖直之虛員俾譎材而承
乏身雖甚寵誼有當辭昔在厚陵深嘉蘇軾欲循古實
躡寘禁林觀時宰臣啟奏之言尚俟人望屬饜之後況
其未能為役何敢邀榮伏望朝廷特賜敷奏寢已行之
誤渥疇可用之實能則名器不以假人允叶一時之公
論文章足以華國漸還三代之遺風所有恩命未敢祇

受伏候指揮

十二月二十一日三省
同奉聖旨不許辭免

辭起居舍人狀

嘉定六年
二月

某今月初七日準省劄節文二月初七日三省同奉聖旨真某除起居舍人日下供職某竊惟古者設載筆之官分記言之職推原本指蓋以人主出言之善否實治亂榮辱之樞機遴選端良實在左右操觚執簡有聞必書庶幾非道不言納君德於無過之地膺是任者不其重歟伏念某材弗適時學未聞道徒以文墨淺技饜攝禁林首尾四年漫無云補循名責實擯斥所宜遽蒙誤恩權典記注維昔先正宗工猶多力辭不敢輕受顧如

庸陋迺可冒居況今賢俊布滿周行論德較能最在人
後伏望朝廷特賜敷奏俾某姑仍舊職少追譴訶精擇名
儒以重螭陛所有恩命某未敢祇受伏候指揮

二月八日奉聖

旨不
允

辭秘閣修撰江東運副狀

嘉定七年十二月

某今月初二日准省劄十一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真
某除秘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填見闕寵數便蕃愚衷
震惕伏念某謫焉晚出幸際熙辰遍歷清華漫亡補報

屬以親年既晚喜懼交懷數控悃私斬一偏壘以便晨昏之奉敢圖誤渥超擢逾涯玷中秘論譔之華副陪都漕輓之寄退惟不肖資望俱輕豈足以上副選掄下蘓疲瘵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收還上件恩命陶鑄一州郡差遣庶幾愚分得以少安伏候指揮

十一月五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辭轉官狀

嘉定十一年十月

七月二十二日奉聖旨真某特轉一官劄付某照會者誤拜明綸震惶無地仰惟聖朝褒功錄勤罔間鉅細固

得礪世磨鈍之術然而職有當為則不足以言功功非
可紀則不足以受賞近者海盜猖獗侵軼郡境某繆為
守將職當討捕憑藉威靈幸遂俘獲僅能免責何敢言
勞兼計畫驅馳出於同僚效命追襲出於將士激昂忠
義則寓容之力鳩集丁壯則鄉豪之功其在妄庸一無
籌畫因人成事曾何足云況當邊塵未靖之秋正朝廷
重惜名器之日若某之區區微勞遽蒙寵渥則披堅執
銳攘却醜虜者又將何以待之某一介書生粗命辭直

之義反復思念實不遑安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收還特
官恩命使上無濫予下無妄受於義兩得何榮如之瀝
懇投忱必期得請所有省劄謹寄留本州軍資庫未敢

祇受伏候指揮

十一月一日
奉聖旨不允

辭集英殿修撰知隆興狀

某伏準七月四日三省同奉聖旨真某除集英殿修撰
知隆興府江西安撫填見闕就送還人疾速前去之任
候滿前來奏事具已起發及到任月日申尚書省錫命

過優拊躬增惕竊以禁廬邃職昔以寵侍從之英督府
名都間或咨輔弼之舊蓋班峻之選掄宜稱而地雄則
負荷為難伏念某本乏技能繆塵知獎鼇扉螭陛未殫
許國之忠龍節虎符茂著治民之最政虞幽黜遽冒明
恩論著非長自冷撰而叨熱撰撫循何有絲遠藩而玷
近藩豈不貪榮懼難勝任伏望朝廷特賜敷奏姑仍舊
職改畀真祠負版至微庶逭疾顛之咎銜環自詭終酬
願報之心所有上件省劄某未敢祇受寄留泉州軍資

庫外伏候指揮

八月二十一日
奉聖旨不允

辭寶謨閣待制知潭州狀

嘉定十五年
十月

某九月十五日准省劄九月六日三省同奉聖旨真某
除寶謨閣待制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填見闕所在州軍
差撥兵級三十人津發疾速前去之任候任滿前來奏
事兵級逐州更替遇接人到日止具已起發及到任月
日申尚書省劄送某者恭承令渙有惕懦衷竊以列職
西清班實聯於禁從分符南楚寄尤重於帥垣必材望

之兼優始選掄之克稱伏念某賦姿甚陋積學未充掌
制記言僥榮何補觀風作牧奏最蔑聞方勉報於國恩
乃驟違於親養三年素鞞甫遂終喪一札溫綸遽叨錫
命顧憂患摧傷之後正山林屏伏之餘詎意么微上蒙
記錄以次對而易論譔班資已甚超踰矧長沙之較豫章
事任尤為繁重昔尚慙於非遽今奚敢以冒居伏望朝
廷特賜敷奏追還茂渥改畀叢祠庶安孤陋之蹤少追
盈滿之咎所有省劄未敢祇受已寄留浦城縣庫外伏

候指揮

十月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仍從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之任

再辭待制狀

嘉定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某昨準省劄節文九月六日三省同奉聖旨真某除寶謨閣待制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填見闕某尋具辭免恭惟省劄十月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仍依已降指揮疾速前去之任君父有命臣子敢違顧如新沙郡寄之雄荆湖帥閫之重在選掄為至遴豈譴薄所能堪迫於宸指之嚴靡容固避迺若職名之峻尤所未安蓋有唐

命次對之官至本朝參近侍之列非嘗真歷禁從未始
輕有詔除或驟畀於儒宗式從羣望或優褒於治最庸
示殊恩某者學本迂疎材非敏茂綴班兩省一無裨補
之能去國九年三冒清華之直雖幸榮之已甚猶久次
之可言迨切集撰之陞往蒞洪都之鎮甫半期而遽去
曾寸效之未聞顧以何名可當茲授致身邇列豈非寒
士之榮假寵罔功適重清朝之累載循非據敢昧牢辭
除已一面擇日祇受新除知潭州恩命外所有寶謨閣

待制職名欲望朝廷特賜敷奏許令避免姑仍舊職俾
懋新庸庶逃超躡之譏實荷全安之造伏候指揮二十

六日三省同奉聖旨
依已降指揮不允

辭賜金帶狀

嘉定十六
年正月

某伏準尚書省劄子正月一日三省同奉聖旨直某余
嶮李真楊簡陳賅各特賜金帶一條許令服繫者某恭
聆成命不勝震惕竊惟精鏐寶帶所以寵朝廷侍從之
臣某猥以無庸叨榮次對以為過分繼蒙恩渥畀以紫

綬方惟弗稱是虞曾未幾何又有錫鞶之寵顧某何人
可以當此況同日並命者三一以制閩一以耆儒予之
有名受者無媿某於其間獨為忝竊強顏祇拜實不遑
安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將上項指揮亟從寢免不勝大
幸所有前件省劄見寄漳州軍資庫某未敢祇受伏候

指揮

二月二十三日
奉聖旨不允

辭免召赴行在狀

某九月二十三日准省劄九月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

真某召赴行在者某聞命兢惶罔知所措唯二聖臨朝之日正四方觀正之秋凡收召於人材必采求於時望緬稽元祐因興議而用羣賢近攷先皇以經筵而招一老物情既洽治象可占如某者問學荒疎器能譾薄徒以書生之末技誤蒙文考之殊知入侍軒墀出分麾鉞未効涓埃之報空懷覆載之恩八駿遐征忽痛仙遊之不返六龍臨御所訢神器之有歸敢圖負辰之云初遽辱賜環之先及十年去國豈無意於本朝千載逢辰亦

願禋於初政亟宜祇命敢復控辭其如朽木之非材重
以負薪之多疾自長沙而見宣室有媿昔人陪屬車而
上甘泉可當誤寵冀回嚴名改畀真祠庶安駕足之蹤
免速顛躋之咎所有省劄某未敢祇受見寄收潭州軍
資庫欲望特賜敷奏施行伏候指揮

十月二十一日奉聖旨

辭免禮部侍郎兼直院狀

某九月三十日準省劄節文九月十六日三省同奉聖
旨真某除中書舍人兼侍讀又準省劄節文九月十九

日三省同奉聖旨真某除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日下
供職又準省劄節文奉聖旨真某依舊兼侍讀者內使
之除俶逾三日秩宗之命遽下九天仍經幄之新榮兼
詞林之舊直此前代崇儒之典最謂寵光矧嗣皇訪落
之初可容輕付如某者自視闕然禮樂詩書少雖涉略
文章翰墨久已荒疎分閭二年憂民一意痒痾由已敢
辭夙夜之勞毫髮亡功徒致陰陽之寇精神眊曠形體
支離頃屬夏秋之交嘗陳香火之請蒙恩未許竊祿是

慚詎意龍飛首頌駟召甫登西掖旋貳南宮陳善責難
蓋平時之自詭尊經好學迺盛旦之親逢所願依日月
之光期或遂消埃之補而某自嬰宿疹未底安全編簡
舊文都忘前習記牋常語且出他人豈堪持衰憊之身
而輒遙清華之選仰祈敷奏俯徇愚衷祿賦祠庭庶少
瘳狗馬之疾心馳帝闕終願輸螻蟻之忠所有省劄某
未敢祇受見寄收潭州軍資庫伏候指揮

十一月十二日奉聖旨不

允令學士降詔

勅某省三省進呈卿狀辭免除禮部侍郎兼直學士
院兼侍讀日下供職恩命事具悉卿以鴻碩受知先
皇而朕則未遂一見也故於嗣歷之初仰體留遺之
意爰加迅召迭下除書謂即遄驅矣乃尚柅車耶味
昔賢難進之風不忘嘉嘆思應聘翻然之義其勿留
行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
好遣書不多及

再辭免新除狀

臣近具奏辭免新除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讀恩命十一月二十六日準省劄十一月十二日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者臣雖訓詞之未拜已榮懼之交并伏念臣一介寒生起身農畝自開禧末以選階登朝列至嘉定初以館職直禁林曾不數年叨備二史越由外補四玷節麾論譔三遷遂塵次對凡此皆先帝拔擢之恩所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者也去國十年雖不敢有干榮慕進之念然區區素志猶冀一日復近旒宸少效

芻蕘之忠而遺詔遽頒扳號無及終天之痛荼毒何窮
皇帝陛下踐阼云初首加收召詞垣從橐疊被超除講
殿書帷又容陪侍此臣千載一時之遇也倘獲盡忠嗣
聖是乃圖報先皇犬馬之愚敢忘斯詣獨處駑劣之資
多病早衰加以不材冒膺煩劇凡他人談笑而可辦在
微臣必竭蹶而後能又以早蓄盡瘁祈請由是百病交
作門不離醫每值隆寒所患尤劇自顧尪殘如此必須
休養年歲專意服餌庶不遽為廢人苟未填溝壑之前

皆仰報乾坤之日伏惟至仁矜而憐之俾令奉祠于外
異時苟幸有瘳惟命東西所不敢辭干冒宸嚴臣無任
激切望恩之至所有省劄臣未敢祇受見寄收潭州軍
資庫伏候勅旨

十二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
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辭免修史狀

臣十一月二十五日準尚書省劄子十一月十日三省
同奉聖旨真某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者臣聞
命惕然以榮為懼臣伏見先朝臣曾鞏論者以為古之

良史其明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足以適天下之用其志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史職之重若此而使臣者濫廁其間竊恐頭白可期汗青無日如昔人所謂也況臣叨擢小宗見再控避兼官太史尤難冒居伏望聖慈併回誤渥所有省劄臣未敢祇受見寄收潭州軍資庫外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十二月十八日
奉聖旨不允

乞給假狀

某於嘉定十七年九月以後叨被召命復玷恩除緣代者未至當十二月十六日始以兩司印記交付運判李東即日登除適值連雨泥淖行役艱辛顛跌頓撼長幼番病所至訪醫藥療治歷四旬有餘乃抵信城緣某去年疊被恩休今自信城去家僅數程欲乞朝廷特賜敷奏除程給假俾獲燎黃墓下及從事醫藥候假滿日即赴行在奏事伏候指揮檢會嘉定十七年九月十九日已降指揮真某除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讀十一

月十日續降指揮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二月十一日奉聖旨依降程給假一月假滿依已降指揮日下前來供職

三辭免新除併乞郡狀

某昨再辭免新除恩命乞令奉祠于外恭準十二月十九日省劄十二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下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需章存上恩禮繼頒螻蟻小臣不敢不遵奉矧惟御天之初萬物咸覩某以不材聯榮候

對尤願奔走闕下一瞻穆穆之光謹以別狀具申給假
候滿赴行在奏事外惟是春官貳卿朝廷高選經筵史
館必待名儒顧如某者學問荒踈識慮凡淺私自量揣
實難叨居至於視草禁林向者雖嘗備數是時去離場
屋歲月未久文詞骯髒已無足觀去國以來浸益廢忘
駢儷應用悉出他人回視舊習幾同隔世若或貪榮冒
寵必致自速顛隳切念臣材雖弗逮人志念每在及物
補外一紀四易節麾其於民事頗嘗諳悉所至盡瘁不

敢營私撫摩凋殘惠養惇獨粗知殫竭仰奉使令與其
躡綴從班強其所不逮曷若仍因郡紘勉其所可能是
敢控瀝忱衷仰干造化伏望朝廷特賜敷奏與某一州
郡差遣仍許奏事之任其在么微實為大幸伏候指揮
五月十五日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即
速前來供職仍具已起發日時申尚書省

展假狀

某昨具狀申朝省乞給假將理候假滿日赴行在奏事
恭準省劄二月十一日奉聖旨依除程給假一月假滿

依已降指揮日下前來供職竊念某自去歲十二月十六日受代登塗陰雨連併行役甚難至今年二月初十日始抵浦城寓里合於今月初十日假滿所當遵奉指揮即造行闕緣某在途之日全家番病子婦損孕息女喪亡悲憂感觸舊疾復作面目枯悴行步艱辛飲食頓減語言少力自今招醫療治雖稍向安未堪勞動若扶億上道必有顛踣之憂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再與展假將理實荷全生之造伏候指揮

勘合已降指揮除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

讀三月二十五日奉聖旨依與展假半月
假滿依已降指揮即速起發前來供職

乞先次上殿狀

朝請大夫寶謨閣侍郎真某狀證對某昨於嘉定十七
年九月十九日奉聖旨除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
讀日下前來供職某節次具狀辭免累奉聖旨指揮及
降制書不允某已於六月初四日入國門訖欲乞先次
上殿更令取自朝廷指揮施行伏候指揮

六月初四日
奉聖旨令閣

門先次引
見上殿

辭免直院狀

證對某昨叨召旨游拜除書自顧不材非所宜稱屢陳
免牘竟闕俞音既入國門蒙恩賜對方命有罪誼難復
辭所有儀曹經筵史院等處除見申審得旨日下供職
外惟是禁林清邃顯代王言命令之頒動關國體某向
者雖嘗承乏是時去離場屋未久文詞骯髒已無足觀
況自補外以來條更一紀惟於吏事朝夕究心筆墨舊
習久已荒廢駢驪之作猶未嘗親措一詞回思向來套

類茫然不復記憶今若貪再入之榮冒昧供職萬一詞頭之下倉猝不能成章是時雖遭重譴亦已無及於事兼某昨因在潭之日軫憂民瘼耗損心氣每一發動輒經旬月如醉如癡文字之官非精思不能稱職若勞心著述必有性命之憂伏望朝廷特賜敷奏令其免兼直學士院職事不勝大幸伏候指揮

六月十二日
奉聖旨不允

再辭免直院狀

某昨具狀辭免兼直學士院續於六月十三日準省劄

奉聖旨不允者某竊惟再入禁林儒臣榮遇自唐而後
以為美談顧如某者問學詞章素稱庸陋曩當嘉定更
化之始嘗寓直者六年今值寶慶改元之初復蒙知於
九陛猥令兼紐復與摛文其在孤蹤豈非至願實緣某
自叨外補一紀于茲柱後惠文之書粗知練習翰林子
墨之作浸益荒疏記牒悉委之他人筆硯盡捐於故習
兼緣心氣之疾作止不常思索稍勞怔忡輒甚用敢洩
陳危懇仰瀆公朝伏望朝廷特賜敷奏察其情實賜以

允俞免直玉堂之廬專侍金華之讀某不勝大幸伏候

指揮

六月二十三日奉聖旨依已降旨揮不允

三辭免直院狀

某近再具辭免兼直學士院恭準今月二十三日省劄奉聖旨依已降下指揮不允懇辭存上恩指載頒蓋即欽承豈應屢瀆伏念臣昨緣盡瘁民事以致耗損心神思慮稍勞疾恙隨作故雖小小牋翰猶不免屬之他人況於北扉邃嚴顛掌內命向者雖嘗承乏其時年齒尚

壯心力頗強見諸文詞已媿荒率況今侵尋暮景重以拙恙作止不常昨來申控之詞謂若勞心著述必有性命之憂蓋出真情初非偽飾伏望朝廷赦其繁文之罪特賜敷奏許令免兼仰戴洪造之恩不勝沒齒之幸伏候指揮

六月二十九日奉聖旨依屢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四辭免直院狀

某證對近三日辭免兼直學士院恭準六月三十日省劄二十九日奉聖旨依屢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竊惟代言儒者之至榮方命人臣之大罪夫以禁林之地最謂邃嚴瀑直其間必篤鴻碩某猥以末學初無寸長幸逢千載之期猥叨再入之寵平生素望何敢及茲豈不願優游玉堂之廬密勿金鑾之直何苦堅避自速嚴誅蓋以詔令之頒最關國體文章之發皆本心源而某四忝節麾一周星紀視人猶已憂公如家積緣思慮之勞遂得煩憊之疾比方少瘡猶未復常雖應酬牋翰之微莫能措手豈典掌綸絲之重可使強顏竊自省循

實難堪處昔唐韋洪景以草詔踈漏而降絀本朝范鎮
以用事差誤而左遷彼皆名儒猶坐此失況某材既陋
甚而疾復縈之倘冒昧以祇承必立臻於曠敗用是彷徨
累日不免仍控忱詞伏望朝廷特賜敷奏許令免兼

上件職事實拜洪造保全之恩伏候指揮

七月五日奉
聖旨依所乞

免
兼

為足疾請朝假作

證對某見患右足赤腫行履艱難欲請今月初六日以

後朝假五日將理伏候指揮

八月五日
奉聖旨依

乞宮祠狀

臣輒抒忱悃上瀆睿聰臣螻蟻微軀頃叨闡寄憂勞太過遂抱沈疴頃者訪落之初猥叨召擢扶僊就道幾不能支造至江干招醫療治偶幸小愈遂獲造朝賜對宸廷勸誦經幄知遇隆渥寵祿光榮臣子之心豈無眷戀受恩未報求去謂何伏念臣嬰疾以來衰證具見拜跪稍多則不勝喘急視瞻略久則頓覺昏花乘騎有上下之

艱趨走有顛仆之慮竊自揣凋殘之質難久汙清切之班乃者秋氣浸涼宿疾驟作肌膚消滅筋力支離體既虛盈足復赤腫雖蒙予告未易向安皆絲叨竊之過多以致災虞之狎至仰祈聖鑒俯察真情特畀祠官俾便醫藥倘尚延於殘息終圖報於鴻私干冒天威臣無任懇切俟命之至伏候勅旨

八月九日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勅某省所奏乞特畀祠官事具悉惟后非賢罔又惟賢非后罔食此蓋君臣相須之急而亦君臣相遇之

難自昔已然也。卿抱有用之學數千里而來，卿之本心固欲其道之行也。朕方望卿以有為，則非孟軻不遇之比也。而乃翻然思去，何哉？矧卿春秋鼎盛，風霜微侵，少親湯劑，自底和平。其安厥位以展猷為朕之倦倦，卿其深體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再乞宮祠狀

某近緣疾恙，控告公朝，乞畀祠官，退伏田里。伏準今月九日省劄，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恩綸下布，備極

寵光自顧么微豈宜蒙稱伏念某至愚且陋初乏寸長
際遇龍飛首叨召擢其為榮耀實倍等倫間者一對便
朝兩侍經幄竊見聖上虛懷忘我有仁皇之度發言中
理有孝宗之風退而喜躍為之不寐自昔有志之士嘗
患遭時之艱今某何幸既值英睿好學從善如流之君
而廣廈細氈從容勸誦又無非可言之地深願勉殫尺
寸少補涓埃曾未三月遽求引去揆之於義夫豈忍為
寶以螻蟻之軀連年抱病昨幸少瘳遂獲造朝兩旬以

來舊患復作陰消潛耗血氣益衰重以瘡瘍痛楚尤甚
精神凋瘁形體支離謁告卧家職事弛廢凜然震懼如
坐鍼氈是用再瀝愚衷干投造化伏望朝廷察其情實
特賜敷奏檢會前申畀以祠祿庶幾謁醫問藥獲保生
全亦免尸位妨賢自貽譴咎某不勝大幸伏候指揮八
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已
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乞黜責狀

某比者再輸愚悃丐奉外祠存祇綸音未賜俞允么微

一介蓋即稟承誼有未安敢避三瀆伏念某性資甚陋
學術又疎偶際昌時獲塵清貫略亡毫髮上答鴻恩每
日省循第深震惕昨者大明繼照命召首頌旋玷除書
俾貳宗伯竊伏念從臣之職責在論思語嘿之間皆係
國體既寘身於華近當同上之戚休尸素苟容則有乖
職守盡言無隱則或闕事情而某識慮非長戇愚惟舊
徒有竭節致忠之意而無適時應變之方陳義太迂隱
憂過當賴聖朝之洞照知拙直之無他非惟曲示於優

容且復稍加於採用天涵地育何以過茲朝思夕惟未知報所而羣情弗叶公論靡容伏觀憲府之章實中愚臣之病但當自列敢復他云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亟加黜責以示威懲庶安衰退之蹤抑嚴風憲之體伏候指

揮八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勅某省三省同奉卿伏乞亟加黜責以示威懲事具
悉朝廷之遇士大夫也以禮士大夫之進退也以義
一或反是則上下皆失其經矣卿以碩望朕所特招

初至闕廷屢陳忠謹朕既開納而施行之矣卿果何
嫌而必欲賦歸耶夫比肩事主各罄所懷工師相規
同心濟濟此隆古之風也朕甚慕之用賢勿貳朕固
已定於宿心竭節盡忠卿盍益殫於素學朕告已再
卿無復云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再乞黜責狀

某昨露悃忱冒干朝廷乞加黜責以示威懲恭準省劄
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者居數月

而求去者三豈其本志不逾旬而賜詔者二蓋未前聞
在聖朝睽遇之恩可謂甚至而愚臣進退之誼實不遑
安竊念某猥以譴材濫陪近綴竭忠徇國本躃拙以靡
他陳義告君或迂疎之已甚雖荷宸聰之容納其如物
議之沸騰仰惟祖宗以來務崇臺諫之體凡所予奪公
論皆謂當然一有譏訶重臣猶當引避況於從列敢傲
憲綱然其未即抨彈盍使自為去就倘控誠之弗力姑
懷祿以苟容臯戾如山愈難逃於典憲廉隅掃地將不

齒於薦紳仰冀清明之朝俯察羈危之迹既見排於執法難冒恥以在廷即賜奏陳亟加譴斥庶幾伸言路之風采亦重微臣之罪辜瀝懇輸情必期得請伏候指揮

八月二十二日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三乞黜責狀

某近具申朝省乞賜奏陳亟加譴斥伏準省劄二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竊念某一介鯁生初無長技適遇聖主龍飛之初召從選外列在近班

每有開陳輒蒙嘉定昔孟子事齊之宣王道未嘗少行也徒以王由足用為善至其去也猶三宿出晝以冀王之追已此聖賢事君之心為臣子所當取法焉者也況某以凡材而適遇聰睿好學之君始初清明之政不惟顯用其身而且施行其言亦獨何心忍於去上之左右哉特以本朝舊章尊重言責凡臺臣議論所及不必明指姓名皆當引去朝廷亦不復固留所以伸言路之風采存朝廷之紀綱而養士大夫之廉恥一舉而所全者

三焉非細事也伏觀近者臺中所陳其於某妄言之臯
可謂明斥之矣然而未即彈劾者蓋由有委曲保全之
意欲其自為去就故也今若頑然不知引去則是傲言
路也傲言路則是慢朝廷也夫一從臣之去留於事為
細而言路伸屈紀綱繫焉其可以某之故而壞之乎且
士大夫能重其身而後能為朝廷重今臺臣既斥其罪
矣而乃貪戀榮祿栖栖然尚冀一日之留則是頑鈍亡
恥之人也堂堂天朝衆雋布列安用一無恥之人而使

居侍從之班乎反復惟念實無可留之理是用游瀝肝
膽控告公朝察其本心而亮其不可得已檢會已申事
理即賜處分施行若乃區區愛君之心則雖在畎畝豈
能一日暫忘異時心迹既白朝廷復有招呼則奔走闕
庭其敢或後區區丹衷天日臨照伏候指揮八月二十
六日奉聖
旨依已降指揮不
允不得再有陳請

辭免除職宮觀狀

今月初三日恭準省劄勘會已降指揮真某除職與宮

觀九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除煥章閣待制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任便居住扎送某者竊惟寶奎候對密聯法從之班琳館奉祠實祝聖人之壽於焉列職蓋以優賢伏念臣器窳且卑學凡而陋屬龍飛之有造叨駟名以來歸一對便朝獲瞻天日之表再陪講殿親聆金玉之音念吾君真有不世之資在微臣當効勿欺之報而思慮太過語言不倫雖見察於淵衷卒莫逃於公論退循臯戾端合誅夷敢圖仁聖之朝特宥愚蠢之罪已

為過望敢復僥榮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收回寵渥免重

過愆所有上件恩命某未敢祇受伏候指揮

七月十三日三省同

奉聖
旨允

西山文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西山文集卷十二

宋 真德秀 撰

對越甲藁

舉刺

奏乞將知太平州當塗縣謝湯中罷斥主簿王
長民鐫降狀

臣猥以鴛庸將漕江左屬旱蝗相仍民物告病朝夕憂

懼寢食靡遑仰賴仁聖盛明之朝哀矜元元蠲租發廩
無所愛惜饑疲之氓賴以少蘇然某博采衆言皆謂艱
食之日尚長迺續民命唯仰二麥故於八月間鏤板勸
民殖殖且控請于朝乞撥降錢楮貸民糴種復慮報可
之命尚遲亟以本司椿管錢一萬貫發下太平廣德兩
郡委自令佐措置給借第四等以下耕農之家文移丁
寧非不切至意謂近民之官必能恪意遵行未幾當塗
之民乃有以給散不公詣臣陳懇者及臣以巡察荒政

躬至當塗而來愬者愈衆蓋保正縣胥相為表裏賄賂苟行則有以一戶而獲數十千者囑託不至則有候伺累日而財得百餘錢者推原其故皆由知縣謝湯中者身為邑長略無惻怛愛民之心視監司行移漫為文具始則泛然付之吏手繼則一切諉之佐官致使吏姦恣行無所忌憚侵移詭冒色色有之臣以民訟至多不容但已遂將典押陳祀等械送州獄尋據勘到本縣元承州帖發下官會二十貫除節次給借人戶外餘錢四百二

十三貫有奇皆係陳杞等擅行侵用或以入已或以供官甚而知縣料理考任主簿脩造廨宇亦科縣吏出錢吏無從出則取辦于此臣竊考樁管錢物非准指揮不許支用臣以憂民之切不暇便文自營方自劾于朝乞正專輒之罪而官吏乃奉行滅裂如此今當舉行荒政之際若使官吏人人如當塗縣事事如麥種錢則凡陛下所捐以予民者皆將化為烏有矣替替生靈何所依賴臣除一面將勛到公吏照條施行外所有通直郎知

太平州當塗縣謝湯中不職之罪實難倖免料理考任
乃其私事輒行科配吏人致使將官錢侵用其平時律
已抑又可知伏望聖慈將湯中特賜罷斥使州縣之吏
咸知究心荒政不敢苟簡庶幾實惠得以及民實一道
大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并申尚書省御史臺諫院取
指揮施行

小貼子照得當塗縣丞賈敷言主簿王長民皆同任
給散之責二人者亦漫不警省縣吏持詭名之狀請

判數言等更不詰問便即支錢臣各已移文令其具
析今契勘數言之罪止是鹵莽猶為可恕若長民者
書生為吏乃於歲儉民饑之日初新官舍据獄司勘
到陳杞等供稱主簿聽人吏李顯祖賈批貼告報本
縣自押錄手分鄉貼司抄寫人各科納添助修造錢
多少有差陳杞等無從擘劃遂於麥種錢內擅支四
十四貫以納本廳續又侵支四貫五百買物以犒匠
者蓋今州縣之官凡百非泛用度率多敷配吏人相

習成風視為常事不思此曹果何從出若非侵移官物則必接受民財此風不除為害非淺伏望聖慈將長民量行鐫降使官吏稍知警飭不勝幸甚

奏乞將知寧國府南陵縣丞李仁任罷黜廣德軍廣德縣丞馮玘送部與獄祠狀

臣竊惟邑之有丞所以協贊其長治一邑之政若乃狼傲而陵上昏眊而失職有一于此是謂負丞臣以廉察為官豈容置而不問伏見宣教郎知寧國府南陵縣丞

李仁任故參政彥穎之孫而澄之子也淳厚端良有忝
祖烈輕儇浮薄厥有父風本縣去歲菑傷為一郡最賑
饑檢旱若抹眉然惟令與丞均當任責而仁任乃以被
檄為名委其職而去卧家數月恬若不聞畔官離決已
為可罪近以州郡文移督促始不獲已還任遷怒邑宰
百端侵陵自典吏而下不時捽至其庭斷以大杖訊決
動至數百槓繫或至通宵且以知縣妄用官錢偏申臺
府及守臣張忠恕索歷驅磨縣家所用皆有去著仁任

之言莫非詆誣臣考諸公論皆以仁任為不直遂對移
蕪湖縣主簿冀其少戢而仁任更無一字遵稟徑翩然
以歸非惟不有邑長且不有監司矣臣所謂狠傲而陵
上者仁任是也迪功郎廣德軍廣德縣丞馮兢年迫桑
榆志氣衰落間嘗攝邑頗乏廉聲近以本軍檄往平江
般運制置司對撥米斛羣情喁喁日望船粟之至而兢
乃以黥胥自隨縱其侵漁船戶錢物遂使船戶公為欺
弊盜糶官米凡七十餘石當饑民仰哺之際一勺一合

皆為可惜。既為監臨官，不能檢察，以致散失米斛，其多如此，豈容逃責？臣所謂昏眊而失職者，是也。二人者一則少而狂，一則老而繆，俱難存留在任。伏望聖慈將仁任罷黜，既送部與獄，廟俾凡為吏者知所警飭。實一道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并申尚書省、御史臺、諫院照會。

奏乞將知寧國府張忠恕亟賜罷黜

臣竊惟天災流行，雖盛世不能免。惟上而朝廷下而守

令至誠以憂之盡力以拯之則民雖不幸而遇凶歲可使骨肉相保而無流離全其天年而不至殍踣以死者人有云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仁人之於拯苗雖髮膚有所不愛況其他乎富弼之在青州存恤流民如其家之子弟趙抃之在越賑饑藥病多出私錢蓋為君上牧元元為國家固根本法當如此臣以駑劣將漕江東屬歲旱蝗民物告病仰賴陛下仁聖哀憫無告之民散財發粟以鉅萬計真可謂堯湯之用心而臣徧察州縣

間求其至誠惻怛恻意奉行者則何其甚寡未嘗不仰
歎朝廷之至仁而咎官吏之不仁也間者蓋嘗以給貸
麥種錢縱吏盜用而劾一令矣又嘗以般運米斛縱吏
為姦而劾一丞矣若乃身為二千石而志不在民將朝
廷賑濟之未措留破用其罪有甚於二人者乃獨置而
不問則是纖悉於小官而鹵莽於大吏也臣謹按朝散
郎權發遣寧國府張忠恕以輕儇浮薄之資濟之以陰
狡誕謾之術曩守雲川汙穢無檢為憲臣所劾僥倖獲

免自以為能及來宛陵貪恣益甚開告訐之門以陰求人過一詞冒呈牽連入獄有辜犯甚微而遭編竄者崇聚歛之政以傾奪民財極意槌剝一孔不遺有逋欠無幾而遭估籍者邦人畏之甚於豺虎去夏亢陽種不入土臣以手書與諸郡豫講振荒事宜獨忠恕條畫燦然本末甚備臣大喜過望亟下其所申於諸州俾視以為式居無何有宛陵來者乃言其境內飛蝗塞路粟直翔貴州郡恬若不聞臣竊恠之何其言之工而實不副也

近者循行太平廣德二郡其地與宣犬牙相入薦紳父
老多為臣言宣境之民憔悴尤甚振恤之事殊未有倫
傳聞鄰境散錢給米已至一再有恨不得為旁郡民者
臣亟馳書提舉常平李道傳問其故道傳復書以為宣
之六縣地最大旱最甚前後所申最詳而事最不舉臣
謂道傳此言實深中其病而忠恕方且裒類成帙一一
記載若已記事之為者臣得而讀之則虛詞多而實事
少略於給散而詳於勸分其間有月濟二日糶四日者

濟米出於官司糶米取於上戶官司所惠既微而上戶
之米又盡充官糶不知自餘日分細民何所仰食未幾
承常平司牒稱寧國府昨蒙朝廷撥賜轉般倉并義倉
米凡十一萬七千三百六十二石而本府撥下諸縣為
賑濟用者止五萬六千二百四十六石其餘六萬一千
餘石未見去著遂行疏問忠恕雖巧為分擘回申而氣
餒詞窮不可掩覆姑摭數項言之如諸縣合糶人戶已
將勸分米充數矣而忠恕復於賑濟米內重疊支破在

城安濟坊孤老并諸縣乞丐人已將常平米給散矣而
忠恕復於賑濟米內重疊銷豁兩獄罪囚土牢編管等
人并家累重大官兵月糧口食州郡自當措辦而忠恕
亦於賑濟米內拘留其他虛支大破色目非一猶且攤
布不行復將二千三百七十餘石指為灰蛀欠折之數
不思上供綱米係嘉定七年新收而義倉米亦近常平
司委官覆實灰蛀欠折何至若是之多公為誕妄一至
於此原忠恕本意自謂文移眩惑可以欺人冀將官米

暗行乾沒不虞道傳單車入境盡索文厯鉤校條析具
得其情倉猝報應姦狀畢露蓋其平時習氣以此為常
當書攫金無所忌憚獨不念一郡數十萬生靈齶齶如
在溝壑陛下不惜太倉之積抆之於垂絕之中為守臣
者縱不能有所附益其忍為侵漁之計乎且朝廷蓋嘗
因忠恕之請頒祠牒截綱米以贍州用矣借令經費猶
或不足夫豈他無樽節之方何至紛饑民之臂而奪之
食其亦可謂不仁之尤者矣况荒政之行當以賑濟為

主勸分為輔蓋有司不惜官廩以惠民然後可責富室
不私藏以惠鄉里今忠恕於朝廷所賜則妄行破用於
民間所有則根括無餘形迫勢馳一切不卹考諸民詞
有家產僅千錢而勸令認米四百石者有因公事至庭
而罰米數百石者民間畏其虐斂止得俛首聽從据忠
恕所申六縣人戶認米凡十二萬八千九百餘石苟非
以無道行之其能致多若是乎如涇縣土瘠民貧所科
亦一萬一千四百餘石忠恕尚怒其少形之批判必欲

其急作措置否則縣官按奏黜責典吏刺配嶺海是趣
迫官吏使之毒民也以忠恕之政無善狀士大夫謂豺
狼不問責實在臣而臣獨容忍久而未發者尚欲責以
採荒之效故也今察其所為決無可望之理而春夏之
交青黃未接正是民饑之時必待其餓殍纍纍死亡枕
藉然後舉劾其亦晚矣臣與憲倉二司雖分州措置荒
政然於官吏臧否則自當通察用敢不避仇怨疏其罪
狀以聞伏望聖慈將忠恕亟賜罷黜令提舉司將元撥

賜米斛一一驅磨實數申尚書省仍乞下臣此章戒勵
本路州縣凡奉行荒政之吏各當仰體朝廷之至仁毋
效忠恕之不仁其有沮格上恩俾澤不下流坐視民饑
而拯揀不力者並許監司按奏重寘之罰庶幾民命可
全而和氣可召實一道大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竊見忠恕以峻急苛暴之政歛怨於民去歲
之秋宛陵之士有條民怨十事以示臣者蓋謂租賦
之法自正數外一毫不當多取所以編之版籍給以

牌由依數輸納以為一定不易之制而本府則不然
牌由內明書紬一寸則科納一尺明書紬一尺一寸
則科納二尺明書綿一錢則科納一兩至於和買紬
絹亦將零寸責令盡納整數其怨一也本府受納夏
稅秋苗不用文思斗斛而用私製寬大斗斛兩歲以
來加增收耗尤甚於前總而計之不啻多量一倍以
上受納官隨印申府乞委官般量將加增收到之數
為出剩以獻開場未幾所收出剩已可補足正數便

行出勝責令人戶重價輸錢以歸府用其怨二也人戶輸納去年折苗錢以一石為率如納秬米通用米二石二斗了納如納粳米通用米二石了納今年六月十一日以前秬米每石八百文足粳米每石一貫文足更有官收水脚等錢共五百文足只合通計錢二貫三百文足而官司估價每石納成三貫四百五文足則是每石多取民錢一貫文足其多收折麥錢大畧亦同其怨三也他如公庫既造酒宅堂又造酒

責令官吏沽賣以撓奪贍軍正庫之課額一有虧欠
官員動遭責罰公吏例行決配而官吏怨坊場河渡
之敗闕者不任興開虛負官錢無可償納家既籍沒
身復監留餒瘠如鬼猶不釋放而坊戶怨宗子降生
陳乞公據者逾年而不行陳乞起支者經年而不予
近又勅例坐倉回糴孤遺米并以酸淡官醞折支料
錢而宗室怨軍人預借春衣錢每名抑支官酒七升
虧折甚多噤不敢言而軍士怨中產之家有因科配

賑糶破壞家業而怨者有為戶長以逼催逃閣稅賦
鬻產代輸而怨者有無辜遭罹刑辟編竄他州骨肉
離析而怨者臣始聞之猶疑其言之過尋來東論皆
謂信然方陛下宵旰勤民惟恐一夫不獲其所而忠
怨身在近藩敢為殘忍以結怨于下一至於此臣以
按察一道為職倘不亟加論奏使忠怨僥倖善罷
或反叨陞擢外臺耳目其將焉用此臣所以不敢嘿
也伏乞睿照

嘉定九年二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張忠恕與宮觀仍令江東提舉李道傳日

下起發前去時暫
兼權寧國府事

因明堂赦薦趙監獄蕃

臣等伏讀嘉定八年九月辛未明堂大禮赦書內一項
應士人有節行才識學術素為鄉里推重不求聞達者
委監司帥臣同加搜訪每路一二人仍與本州長吏具
從來所為事實所通學術連銜結罪保明聞奏即不得
已常材備數委三省再加察訪如所舉不妄特與擢用
仰見聖朝網羅遺逸之意臣等朝夕博訪期所以稱塞

明詔之萬一竊見文林郎監潭州南嶽廟趙蕃元祐故
家學有源委識慮深遠節操清高蚤歲得官臨事有立
年逾四十即上祠請隱居求志垂三十載矣安貧處約
泊然無營少工于詩晚益平澹身雖閒退而愛君憂國
之念未嘗少忘其在州里誘掖後進一以孝悌忠信為
本蕃雖名在吏部然其行誼學識素為鄉曲所推不求
聞達正應詔旨臣等既深知其為人又其家居適在所
部庸敢輒以名聞伏望朝廷更加察訪如臣等所舉不

妄即乞特加旌擢以厲士俗其於世教蓋非小補謹錄
奏聞伏候勅旨并申尚書省御史臺諫院照會

薦洪運管等官狀

臣一介迂愚濫將使指理財弊訟職務寔繁所賴僚屬
相與協濟竊見承議郎江南東路轉運司主管文字洪
彥華天資樸茂學問淹該居常務自韜晦不以已長示
人而徐考其所為則言行相副表裏如一曩宰衡之茶
陵適值儉歲疚心拊字民無流亡至於應辦和糴招募

効用皆不擾而集諸司嘗以政最剋聞于朝甫及期年
以內艱去邦人父老懷其遺愛久而不忘繼宰信之上
饒以惠利為政如在茶陵時然其恬退自將安於平進
故知之者少臣謂如彥華者若加進用俾究所蘊必有
可觀從事郎前江南東路轉運司主管帳司趙彥覃賦
性敏明持身潔白鄉為鄂州錄參日其年尚少已為吳
獵詹體仁所知日以佳士其在漕幕宣力最多振荒以
來朝夕講究如已休戚臣以廣德兩縣菑傷尤甚九月

間即令彥覃前往與本郡守貳圖所以拯救之方而能
悉心盡瘁不憚勞苦凡所以區畫多適事宜給散有方
人被實惠臣比循行至郡士民稱之如出一口聞其滿
替皆願借留臣謂如彥覃者若寘之煩劇俾效所長亦
必有以自見臣於二人者察之既熟又皆當代去儻不
亟加論薦是謂蔽賢庸敢冒聞以備采擇伏望聖慈將
彥華彥覃特賜旌擢若後不如所舉臣甘坐之謹錄奏
聞伏候勅旨并申尚書省御史臺諫院照會

奏乞將新知寧國府陳廣壽寢罷新命

臣伏覩進奏院報陳廣壽差知寧國府尋復有旨趣令
之任臣竊惟江東一道自晉宋以來號為重鎮者金陵
宣城而已有唐之世以宣為觀察府而屬郡隸焉肆我
孝宗龍飛陞揭府號蓋其疆場之廣袤生齒之蕃庶地
望之雄重大抵亞於金陵故為親王執政偃藩均佚之
地而自十數年間迺有凋郡之目臣嘗博訪士大夫皆
言此邦本自富實頃緣郡守不盡得人或廉隅不立而

封殖其私或用度亡節而靡於浮費故其事體浸不逮
昔今誠得一潔已奉公之守行節用愛人之政源流本
末以漸講求則財計不患其不充公私不患其不裕今
者郡守闕人臣意陛下必將妙選循良以幸此州而改
命再三乃得廣壽廣壽貪殘之迹人所共知其在臨川
尤為暴橫清修之譽蔑聞纖毫白奪之名交播衆口近
因漕臣之言斥使去郡天下莫不共難朝廷從善之速
而或者猶恨議罰之輕今曾幾時遽有此命夫撫之與

宣雖均為名郡然其大小輕重要自不同使廣壽在撫以善最聞其褒遷不過如此夫既嘗敗績於撫矣其可復使守宣乎既不能以善治撫矣其能以善治宣乎故自除目之傳公論籍籍如出一口況是邦新罹前守之虐民之被禍蓋匪一端至於開告計之門興羅織之獄無罪而籍資產非辜而罰贓錢善良之家泐此破蕩者甚衆自李道傳被命承攝乃始以次蠲除斯民浸有生息意側聞廣壽在撫之日如前數事色色有之而其兇暴

尤出忠恕之上今忠恕甫去而廣壽寔來所謂逐虎逢
狼害將愈甚抑何宣人之重不幸也臣非不知國家用
人務在舍垢過而能改聖賢許之然大體可稱則一青
難廢不幸有過則自新可期若廣壽平生屢遭彈劾起
家為郡當知聖朝收拭之恩而貪暴亡狀迺更甚於疇昔
其不可望其改過也明矣臣若顧避不言坐視千里之
民再被塗炭豈惟下愧百姓實亦上負朝廷况今明良
會聚之時進退人材率采公議刻印銷印曾無留難何

所疑畏而不並論奏伏望聖慈將廣壽差知寧國府指
揮特賜收寢別選賢牧以惠一方庶幾凋瘵之甦獲遂
蘇息臣不勝至願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小貼子臣竊聞士大夫之論或以寧國為破落州郡
非材健之吏不能興起臣嘗體訪本府財用之數頗
得其實若量入為出自足支吾使為郡守者庶不妄
取儉不妄費決無用度不給之理初不待以健決之
人一切之政然後可為伏乞睿照

按奏寧國府司戶錢象求

八月
上

臣竊惟方今仁聖在上愛養元元若保赤子凡百有位
皆當恪意奉承使德澤下流鰥寡得所然後無負朝廷
為民置官之意而臣所察州廼有顛恣妄為貪虐相濟
大吏以虎狼之威搏噬於其上小吏以狐鼠之姦跳踉
於其下輕蔑國憲荼毒民生者臣儻不以聞則為失職
昨據宣城縣百姓施良陳翹知寧國府張忠恕妄行抄
籍家財本府司戶錢象求乘勢收擄錢物等事臣並索

府案并追推吏張翼司戶廳吏汪澄送上元縣根勘見
得施良與兄施恭各居歲久至嘉定三年施恭與男施
耕同充本府軍資庫子侵盜官錢事發配籍其在獄之
日即無一詞連及施良其後施耕自配所逃歸匿於宗
子趙通夫舍屢干施良乞貸錢物不能一一盡從自此
浸成嫌隙又緣本府追捕逃軍嚴急遂生狡計以知府
張忠恕見揭榜召人實封告許於是撰造虛詞詣府陳
告稱父施恭曾有官會七百餘貫并金釵銀錢等物寄

施良之家忠恕欣然視為奇貨不待究實徑差司法前去封籍其家仍就追施良送獄當盛夏中百端鍛鍊勒令招認隱寄情罪盡將財產估賣填償計其所直凡數千緡忠恕猶以為未足復將其壻田產併行沒官展轉推求尚且未已又謂其女不應輒妻宗室婚嫁數年且嘗有子必欲一旦仇離其為不仁孰甚於此臣竊考國家立法唯胥吏犯枉法自盜贓畢至流以上者乃許籍沒施良家本編氓初無過犯雖其兄姪嘗遭黥隸然異

居析產舉不相及借使真曾受寄錢物揆之三尺不過斷罪監償亦無籍沒之理况施耕所告元無實跡又涉累載已被赦恩忠恕志在得錢遂併國家之法令朝廷之赦恩一切不顧且自古及今未聞有止憑告許之詞遽將人戶封籍者亦未聞有先封籍而後進人者蓋忠恕之心沉溺姦利民間訟愬稍涉錢之一字便欲攫而取之何暇更考虛實姦猾之徒窺見此指亢其所欲陷害必曰某人罪當罰錢某人舉當籍產忠恕一一施行

被誣之民無能自脫者如保正王椿以受船戶繳引錢
四貫八百為人所許而籍其數萬之賢竹木牙人劉剛
等以多收商旅牙錢為人所許而罰令納錢三千貫諸
如此類非止一端案牘具存可以覆視江東去歲旱蝗
宛陵為甚羣情洶洶幾不聊生為郡守者方且大開告
許之門數興羅織之獄奪斯民仰事俯育之具而供其
侈費妄用之資臣所謂大吏以虎狼之威搏噬於其上
者忠怨是也當施良被籍之時司戶錢象求實受府檄

估賣其財產因得挾城社之勢以行其穿窬之謀鷄鵝
孳畜則烹之以饗從人繡帛軟細則卷之以歸私室據
廳吏汪澄供稱有未上帳之物係象求般去者十餘件
如糯穀燭炭綿錢紙札之屬是也有物重估輕象求以
詭名買去者數十件如繡段衣物髹器之屬是也以至
館客婢僕亦皆紛然收買名雖酬直無異白取獨不念
無辜被籍之家冤痛方甚乘時攘竊豈所忍為臣所謂
小吏以狐鼠之姦跳踉於其下者象求是也忠恕前已

予祠臣不敢更乞行遣但其違法毒民之狀臣既考驗得實不敢不告于朝象求以貲入官人品猥下而敢為貪墨如此儻令僥幸漏網則繼此塵點仕路必將益肆其姦伏望聖慈特賜重行鑄罷永不得與親民并職曹官差遣使州縣小吏少知所懲實斯民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并申尚書省御史臺諫院照會

薦本路十知縣政績狀

臣等竊見江東一道為縣四十有三而號為難治者居

其大半蓋上供送使為數寔繁月椿版帳率多白撰為
令者朝夕惴恐惟財賦不辦是憂至於撫循疾苦伸理
寃滯徃徃視為弗切上下循習謂之當然有能於煎熬
之中少施寬裕之政不專以催科為急而以字民為心
其在臣等所當激勸今采諸物論得十人焉謹具列于
左須至奏聞者

宣教郎知徽州歙縣馮特卿器資清俊學識通明到
官以來孜孜所職至誠篤實一意在民催科有方不

擾而集縣民程暉之子為盜所殺蹤跡曖昧莫知主
名臣某委之緝捕乃能多設方畧日夜究心曾未數
月罪人斯得姦兇讐伏寃結獲伸考其風績可為本
道之最

奉議郎知饒州鄱陽縣趙汝俞天族之英篤志為善
清修雅淡有儒素之風當官而行不為阿徇廉靜無
擾田里安之

宣教郎知信州弋陽縣柴景望學校舊人雅有士譽

疆毅自立卓犖不羣弋陽近歲凋弊日甚自其到任
極意爬梳結立義役以革紛爭賣弄之弊優卹戶長
以除科較代輸之苦裁決獄訟一出至公人情翕然
稱為賢令

宣教郎知信州玉山縣程榆天資靖重心術端良涖
官之初適郡守趙不撫務為苛暴官吏重足而立同
時諸邑鮮不逢迎榆於其間獨能弗改常度慈祥豈
弟藹然有循吏之風去夏邑境洪水驟至榆方在告

力疾而出巡行拊勞不俟申請捐公錢以予民賴以全活者甚衆

宣教郎知池州青陽縣許溪學問淹該材力彊濟池之諸邑曩因宣限困於預借溪始至官適逢儉歲朝夕勤瘁如理家然既償舊逋又免新借邑之瘡痍於是一洗亦賴以少紓盖有功於此邑者

宣教郎知太平州當塗縣王洽故侍講師愈之子天資粹雅操行潔修其為邑也心乎愛人用刑督賦常

有不得已之意士民稱誦翕然一詞

承事郎知寧國府宣城縣尤燭名家之子生長見聞宣城夙號煩劇燭材力精敏治辦有方務以恩信及民不為苛猛歲適旱饑推行荒政曲盡其至殄除蝗孽宣力尤多臣等每因百姓至庭試加訪問皆稱其賢已決之訟番訴絕少

承議郎知建康府溧水縣俞遷老成詳練通知物情其治邑以省事不擾為本人甚安之

奉議郎知池州貴池縣蔡汝揆廉謹自將精勤不懈
奉行荒政能盡其心

奉議郎知池州銅陵縣魏執中持身恪謹為政寬和
始終如一有可稱者

右臣等所部縣令之可稱者雖非止此十人而得諸見
聞間有未審者不敢遽加論薦自特鄉而下人品高下
亦各不同大槩主於字民則均在可取之域故臣等輒
效舉爾所知之誼伏望朝廷特賜甄錄若後不如所舉

臣等甘坐繆妄之臯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薦知信州丁黼等狀

右臣疎庸一介誤蒙陛下付以外臺耳目之寄嘗竊自
誓以為減否人物其責非輕倘一毫輒徇其私則內愧
此心外慚物議臣雖甚愚實所不敢徃者蓋嘗以公論
弗容而劾數吏矣今部內之官有為公論所予而嘿不
以聞何以遁蔽賢之罰臣竊見朝奉郎知信州軍州事
丁黼性本誠實學有師傳修身立朝物論素所推許今

為郡守曾未數月循良豈弟之政已流聞於四方朝散
郎通判建康府事曾者年天資耿介履行端莊出自名
家老於州縣精明峻潔意氣不衰承議郎提領建康府
戶部贍軍酒庫所主管文字李霖性行粹溫規模詳縝
早親師友多所見聞澹然自持不為苟進奉議郎分差
建康府諸軍糧料院楊若行方識遠論正氣平靜重自
將耻為表襮從政郎建康府府學教授楊邁篤於問學
副以詞華心術端良操守無玷此數人者雖其職守不

同然質諸衆論皆所謂君子之才非區區擅一長辦一職者之比用敢仰體清朝急賢之意各以實聞伏望聖慈特賜甄擢儻一詞繆妄臣甘伏罔上之誅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尚書省乞將饒州司戶趙時伸罷任狀

照對本司今月初六日承浙西提刑司牒稱有平江府寄居趙忠訓即廬州將領趙礪夫有婢阿郭出嫁與城居百姓李五為妻既嫁之後仍復不時取歸至則苛留

去則復取其淫穢猥下士大夫之所耻談違其舅姑與夫不容其往趙忠訓不勝一朝之忿同乃子趙司戶親戚沈元龍帶領童僕十七八人直至李五之家肆行威力毆其舅姑壞其門戶碎其什物強取阿郭以歸幾同劫盜蔑視官府畧無忌憚本司送獄根勘得實已將陪涉人各行斷遣外照得趙將領趙司戶皆見任官不在任所供職而歸鄉橫行街市情理無狀且阿郭乃將領司戶聚麀之人獄司已盡得其情狀以其事醜穢不欲

卷十二
盡情根究然則離任而共為聚麀不得聚麀而輒肆兇
橫其可乎將勘到情節備牒饒州及江東諸司請差人
前來平江府追取趙司戶時伸還任本司除已施行外
竊見迪功郎饒州司戶參軍趙時伸身為掾曹職在倉
庾畔官離次已是罪人况父子聚麀尤為可醜不加懲
治無以厲其餘伏望朝廷特賜敷奏將趙時伸罷本任
以為小吏不知靖共者之戒須至申聞者

奏乞將新知徽州林琰寢罷新任

臣以非材誤蒙超除將漕江左一道休戚責實在臣視
事以來日夕兢惕常恐玷澄清之選孤臨遣之恩竊見
所部徽州地瘠民貧曩經回祿之災舊觀未能盡復春
夏以來亢陽為虐雨澤未浹人情憂危正賴賢二千石
悉心撫摩庶無流離饑莩之患今在任守臣趙師端除
丞大府下政霍權得請奉祠日望朝廷遴揀良牧以幸
一方比覩進奏院報已差林琰琰平生素履臣不熟知
第聞昔為臺諫之時頗有交通關節之跡若子與壻請

囑紛紜至今都人以為嗤笑夫身在三朝至近也職居
言路至嚴也以至近至嚴之地猶徇私弗顧如此若付
之專城之任寄以千里之權必將政以賄成刑放于寵
新安之人其何賴乎況今旱菑之餘正以謀求荒政為
急琰嘗兩守偏郡治聲蔑然必不能推饑溺由己之心
解百姓倒垂之厄臣欲俟其到任然後考察以聞重惟
琰嘗歷從班州郡將迎費耗必倍用敢先其未至冒昧
有陳欲望聖慈將琰差知徽州指揮特賜收寢別選循

良之吏惠此凋瘵之民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勅

旨

准嘉定八年六月十二日省到三省
同奉聖旨別與一等待闕州郡差遣

奏乞將太平州通判韓楚卿罷免

臣竊惟通守之職所以關決郡條苟非其人必至貽害
千里臣近據太平州申通判時子懋任滿新通判韓楚
卿已到任交割職事臣竊見楚卿依憑城社旁若無人
汙穢之日居多在官之日絕少由此縣道敗壞貽患後
人推其源流蓋自楚卿始當塗名郡地望素高加以早

苗之餘講求荒政正賴倅貳得人相為協濟如楚卿者實不堪任伏望聖慈將楚卿罷免或與祠祿別差作邑有聲績人通判本州實一郡之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准嘉定八年六月十六日省劄奉聖旨依韓楚卿差主管台州崇道觀任便居住理作自陳餘依

申尚書省乞將樂平大通監稅鑄罷

六月

某竊聞先儒程公顥有言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今公卿大夫之子弟若右列之初仕者大抵先歷征商征商之微似非親民比然寬厚廉潔者為

之則民之蒙利必多暴酷貪婪者為之則民之受害亦
衆益知先儒之言可信不誣某比以巡歷至饒州樂平
縣有進士程林之百姓鮑貴卿等訴本縣監稅進義副
尉王鼎之不法事凡數十狀某初未敢謂然遂檄弋陽
主簿王晉體究其實乃知鼎之以資入官天資狂恠監
司有以為材者俾攝尉職由是恣為暴橫旁若無人其
催科則將逃絕之稅滾入催帖勒令人戶代輸有送納
少遲則於大雪之夕褫其衣以當錢監留不放幾至凍

死者有連日比較遭大杖七次荆割雜下幾無全膚者其稱呼則以判院直閣自名百姓陳詞誤覆省幹而訊其手背掌心者其行轎則必欲市民起立有倉猝不及而猝至務廳綱吊決撻者邑人為之語曰寧逢三峽虎不直王監務則鼎之之暴酷可知矣又因巡歷至池州有銅陵進士蔡與百姓曹汝迪等訴大通監稅承節郎李揚不法事凡數十條某亦未敢輕信遂將專攔數輩送獄鞠治乃知其信任胥徒苛征商旅米麥之屬在法

不許收稅則巧立名色虛唱數目以取贏五里之外在
法不應捉稅則朮立纂節多差巡船以邀截陰與吏人
相為囊橐日令買物供應庖厨魚肉茶鹽皆有定數餐
饗之行無所不為据獄司所勘專攔所供揚前後受吏
人錢以數百千計侵盜官錢為數尤多則揚之貪婪可
知矣某見其罪狀甚明已將鼎之對移信州指使揚對
移池州指使二人者既皆獲罪於民難以復還本任伏
望朝廷特賜敷奏將鼎之揚並與鑄罷以為州縣小吏

暴酷貪婪者之戒謹具申尚書省伏乞指揮

准嘉定八年八月二

月二十一日省劄奉聖旨王
鼎之李揚各降一官資餘依

申將寧國府南陵縣尉汪相如罷職事

某竊聞士之行已篤實為先吏之臨民廉潔為本二者
既虧雖小有材亦不足貴矣伏見迪功郎寧國府南陵
縣尉汪相如少遊場屋頗有雋聲挾其寸長不修士檢
居鄉之日把持縣吏脅之至死械繫于獄久之始脫浮
薄無行鄉人鄙之及來南陵蔑棄法守窻戶有欠城塼

未納者縱容弓兵抑取錢物窻戶不勝其苦而縊死僧
有為豪民所訟者復遣弓兵要索賄賂僧不堪其虐而
又縊死漕臣章良肱欲劾治未果而良肱去自當修飾
以蓋前愆而桀驁不悛貪婪如故本司職兼督察郵傳
以南陵管下鋪屋敝壞令本縣截撥合解錢措置修葺相
如偶攝縣事乃勒隅官出木保正出瓦遂欲奄有官錢
以為已用隅保既不應命鋪屋亦不復修某到司之始
即追其廳吏問官錢去着相如占留不遣者累月某以

其庇吏而拒監司已對移太平州監酒迹其貪暴難以
令還故官伏望朝廷特賜指揮將相如罷免使痛自懲
艾未必不為君子之歸謹具申尚書省伏乞指揮施行

准嘉定八年九月四日
省劄奉聖旨相如放罷

申將前知建康府溧陽縣王崇鵠降事

臣聞天下有幸免之吏則必不幸之民夫為吏而不
良法之所宜紕也宜紕焉而以幸免則凡不良之吏知
罰之不及已將安意肆行而亡所忌欲民之不受弊得

乎臣謹按通直郎前知建康府溧陽縣王崇者所謂不良之吏也臣始至官已聞其繆及試之以事則宜枉者直當白者黑蓋其為人昏昏不辨吏以為可崇亦曰可吏以為否崇亦曰否顛倒貿亂不可枚舉姑摭其大者言之三歲推排國家之令典也江東州縣因循不舉者十六年版籍涵殺貧富易位比者提舉常平李道傳始請于朝而推行之縣邑得人者往往升降適宜民賴其利其因不平而致訟者間亦有之然未有如溧陽之甚

者也臣之未至詣胡槻而愬者已數百人臣之既至詣臣而愬者又數百人蓋常志不在民一切付之隅保吏胥之手飛走賣弄聽其自為需求如志則以上等之戶降而為下等賄賂不至則以十金之產增而為百金牒訴紛然一不受理遂使冤憤不平之氣無所發泄今日聚衆圍保正之家明日聚衆撤戶長之屋如惠德鄉之蔣大和來蘇鄉之史萬二奉安鄉之管千六明義鄉之芮六五允定鄉之倪愆德隨鄉之李五三仙壇鄉之朱

七十贊賢鄉之周省五等同時並作多者數十百人持杖敲吹縱火拋石室廬器物為之蕩盡桑柘竹木為之一空甚者刃傷其人驚死其老幼常既不能彈壓巡尉遣兵收捕或為所執縛常亦不能誰何一邑囂然幾至生變臣與守臣劉棊亟下本縣毀不公之籍人情始定爭鬪始息推原其故皆常之昏繆不職有以致之而畧無一言肯自引咎囚繫纍纍充斥犴獄臣屢移文督其勸結而視之蔑如某竊考其人微寸長可稱而宰邑遂

滿三載者蓋其資產富厚甲于宜興其改秩也以此求
薦其居官也以此求援故與之為地者衆而僥倖至今
臣若顧避怨仇遂使漏網則所部四十餘縣皆將曰不
才如棠不職如棠而以善去顧何所憚而不為非乎臣
愚欲望聖慈將棠特賜鐫降永不與親民差遣以示至
公以懲不恪實一道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并申尚
書省御史臺諫院照會

嘉定八年九月四日省劄
奉聖旨王棠降一官放罷

申將文林郎監江東轉運司寄納倉張錡重行

追奪等事

照對本司寄納倉在太平州蕪湖縣某昨因巡歷至本縣有百姓湯執中者詣某陳告本倉合千人湯文等盜糶官米某即送蕪湖縣追究尋改送江寧縣鞠治乃知監倉張錡持身不謹無以檢下故使本倉之吏紛然而為姦據專知卽維斗級尹茂廳子夏震攬戶孟三二等供招監倉張錡累令夏震往孟三二家借錢入已使用前後通計七百五十貫文及孟三二以索逋為言監倉

張錡乃令卽維許以將來受納每石減饒耗米五升以折還所欠其後孟三二攬到人戶苗米赴倉交納凡一千七百餘石遂如元約減饒過耗米八十五石有奇某已將夏震卽維等從條斷遣訖竊見文林郎監江東轉運司寄納倉張錡以門蔭得官宜知愛重顧乃蔑棄法守隳壞廉隅輒於攬戶借貸錢物又以官米准還私債考之具獄衆證甚明揆之三尺臯犯至重若使幸免則凡貪贓之吏何所畏而不為伏望朝廷特賜敷奏將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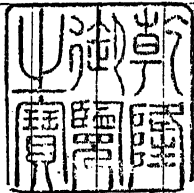
重行追奪仍罷本任以為來者之戒謹具申尚書省伏
候指揮

小貼子竊見本司寄納倉監官自嘉定二年以來有
修職郎王佐才承直郎許如川者皆以贓敗論罰非
輕而後來者仍前違犯蓋緣監官雖隸本司其到罷
即不經由本司批書印紙不問有無縮繫徑自離任
若泛然不相統屬者故徃徃敢為欺弊旁若無人欲
望朝廷特賜指揮今後寄納倉監官到罷並經由本

司批書印紙在官無違闕方許赴部注授是亦闕防
之一端伏候指揮

嘉定八年九月四日省劄奉聖旨
張鈞降兩資放罷餘依小帖子內

事理
施行



西山文集卷十二